

张天白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张天白作品选

方修編

1979 .6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张天白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79年6月第1版，订价 S\$3.2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 217.2 / 2(1)

张天白即张晓光，本邑坝头镇人，二十年代中期加入中共，曾任中共蕉平县委书记。一九三〇年抵马来亚任教，解放前夕回国，曾在县人民政府、中央侨务办、省高教厅任职。本人收到晓光同志邮来此书，读后耐人寻味，是廿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苍桑一斑，具有馆藏价值，特转送平远图书馆存藏，供邑人研究探讨人生价值。

陈赞煌



一九九九年岁次己卯九月初九日

前言

方修

(一)

编了铁抗作品选，我想应该介绍一下那位曾因批评铁抗的小说而与铁抗展开过大论战的杂文作者张天白。

张天白，或署晓光、马达、太阳、炎炎、东方生、丘康、丘幸之、杨明……等，广东梅县(?)人。一九三〇年南来，开始在星洲、檳城各报副刊撰稿，一度任檳城新报编辑。一九三四年前后，定居吉隆坡，先后在国民公学、华侨中学等校任教，写作也愈勤。特别是一九三五至三八年中，除了活跃于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之外，星中日报的「星火」、南洋商报的「狮声」、新国民日报的「新路」、「新光」等园地，也常有他的作品发表。

当时，张氏与林参天并为中马地区两位最有名望的多产作者。林擅长小说，张专写杂文。但修养认识各方面，张实高于林。林的小说在三十年代后期已经不很受注目，现在看来更是不能令人满意；而张的杂文却始终是第一流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是觉得很耐读。

三十年代后半期，张氏经常受邀撰写一年间本地文艺动态的评述。一九三八年一度接编吉隆坡马华日报的「前哨」副刊。一九三九年初即因批评铁抗的「试炼时代」而触发了那一场关于「

／

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的剧烈的论争。张氏在论争中力主根据直接素材创作，反对铁抗采用间接素材反映中国七七抗战以后的现实。张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那时候似乎稍为机械了些，但无意间却开了清算侨民文艺的先河，也促成了铁抗后期的创作方向的转变，产生了好些描写马华社会生活的名作。

张氏于战后不久返梓，续任教职，其后情况不详。

(二)

张天白的作品，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杂文。虽然他也写些论文或记叙散文，但基本上还是杂文风格。据他的自述，他于一九三〇年南来之初，马华新兴文学运动尚未中落，他也试写过两篇新兴小说，在星洲日报的「野葩」(?)发表。这么说来，也许他早期的写作，倒是以小说为主的。

他的杂文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一般性的杂感，谈论思想人物、历史事件、风俗习惯等等。本书中「论请愿」、「读书无用问题」、「不要因小失大」、「清末的保皇党」、「谈应酬」、「挂象史观」诸篇，都是属于这一类。他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中国和星马社会的民情习尚十分熟悉，信手拈来，都是很有趣味的好文章。譬如「挂象史观」，叙述清末至民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公私场所悬挂名人政要肖像的递变情形，差不多就等于一幅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政局演变的缩图。「谈应酬」则慨叹人世间不亢不卑的应酬的难得，一般上不是不及，就是太过：有些人关系亲密，但没有亲密的表示，甚至于有使父母饿得肚皮低瘪者；有些人没有深厚的感情，却表示得特别亲近，企图通过应酬获得私利或官爵，趋炎附势的丑态令人不寒而栗。这些文字，如非对于历史和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那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第二类是专谈中国新文学问题或文坛现象的。这一类杂文以一九三六年为最多。这一年中国文坛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暴露了许多黑幕，牵连到许多是非。张氏写了「文坛十讲」、「文坛余讲」、「论文艺创作两口号」、「读徐懋庸还答鲁迅先生」、「读文抄二则」、「理论以外」……等一系列文章，批评了周扬、徐懋庸、狄克（张春桥）等人的以攻击正直作家为职业。但张氏主张本地文艺界接受两个口号并存的建议。他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虽然有其缺点，有其不明确性，但却是新旧各派文学的会兵，不妨用作文艺界联合救亡的标帜，不必由于周扬等人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作风而因噎废食。（「论文艺创作两口号」、「对马来亚文坛漫画的意见」。按两个口号问题，直到近年仍存有论争性，这里只是复述张氏当时的看法。）此外，专谈中国文学问题的还有「一九三七年之中国文艺界」、「希望郭沫若做好人」等。后一篇因为指摘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续篇」仍然在搞宗派主义，曾在本地引起一场小论争。

第三类是谈论马华文艺以及文化、教育、社会诸问题的。这一类文字占了张氏杂文的较大部分；如「长篇创作浓烟」、「关于教科书」、「马华文艺界涣散性的克服」、「马华何以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强化华侨知识份子抗敌问题」、「华侨急切的救亡工作」、「马华救亡运动之现实问题」、「停止磨擦的呼吁」等都是。作者一贯地强调现实主义，强调团结御侮，强调改革马华社会的旧事物以利救亡。他不是把现实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创作精神或创作倾向；他说，文艺作者抑制小布尔的劣根性，克服个人主义或个人崇拜，服从正确的分析，不为着个人而牺牲正确的理论，那才是真正忠实于现实主义。（「马华文艺界涣散性的补救」。）他也反对本地的一般团体带着浓厚的党派性，他呼吁马华文艺界克服残余的分裂倾向，把党派信仰放在抗战救

亡任务之下，完成马华民族的统一阵线。（「马华救亡运动之现实问题」）

（三）

张氏的作品的总的特点，是文字的简洁洗炼、朴素自然，内容的平实宽厚、言之有物。

他的文字差不多是到了「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境地；没有藻饰，没有雕琢，但却不流于浅陋或平庸。虽然偶或有些句子显得过于随手，但瑕不掩瑜，每一篇都是看似乎淡实则功力甚深的佳品。

内容的平实宽厚，恰好和他的文字的简朴自然相适应。他的说理论事，总是娓娓而谈，如话家常，没有尖锐激烈的言词，没有声色俱厉的抨击。譬如马华新兴文学运动时期的著名作者陈炼青，晚年归隐韩江堤畔，却常常写些宣传闲适情趣的散文寄来星马报刊发表，当时本地有些理论作者对此曾有颇不客气的指责，但张氏却是给予温和的、善意的批评。他肯定陈氏早期在南洋文艺运动史上的功绩，同时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陈君第一必须改变他的生活内容，使自身的意识振作起来，肃清『人间世』『闲适』的风味。第二必须考察社会的需要，以积极的内容去写作，以期无负文艺的任务」。（「由今人志说起」）

注重事实与例证，少作抽象的推理，可能是他的作品言之有物的一个原因。以「不要因小失大」为例，千零字的短文，讲了三几个故事——失表者的报警，乡人的打官司争田产，历史上赎武主义者的复灭——认为都是因小失大，值得借鉴的；接着谈到当时中国东北的局势：「然而，能够看到未来的并不多。比如不抵抗将军，不抵抗的原因，据说是为大部分产业还存在东北。这政策，到现在我们还是坚持着。然而国脉呢？就因此十分危迫了。」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老套话，提倡旧道德的先生们难道不懂得？因小失大且不可，何况失大包含自身利益呢？」此文作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作者对于所谓「不抵抗将军」显然有所误会，但就文论文，却还不失为内容坚实之一例。

(四)

这里选录的大多数是张氏一九三六年中至三八年初的作品。三六年中以前及三八年初以后所作，蒐集未周，仅得寥寥数篇。许多发表于中马方面的报刊的稿件，更是散失殆尽，无从搜寻了。即使是三六年中至三八年初这一段，本书所收的也并不全。据张氏自言，由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三七年九月的一年间，他所写的杂文共九十六篇，其中七十一篇登在星洲日报的「晨星」。（「跋剪报第二册」）单就这么一个数目来说，便已经大大超过本书的份量了。

当然，搜集到的稿子并不止于现在选出的这四五十篇。有一部分由于稿照拍摄的效果不佳，好些字迹模糊不清，只能看懂大意，无法逐字抄出排印，也迫得只好割爱了。这一类稿照大约有十零篇，兹介绍其中三两篇的内容于下。

一、「论二重人格」——大意是说，中国东北义勇军代表吴雪生，南来进行宣传工作，投了一篇新闻稿给本地一家有名的替不抵抗主义辩护的报馆，开头几句话是不抵抗主义的辩护者所合看的，有人也许会批评他是二重人格。作者认为这是民众立场的二重人格，无可厚非的。因为他的南来目的就是宣传义勇军，倘不先说几句好话，不抵抗主义的辩护者又怎会发表他的新闻稿呢？与此相反的则有非民众立场的二重人格，如田汉的作品之表现民族反抗性之类。（一九三六年三月「晨星」）

二、「五个人」——谈论五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孙少侯（袁

世凯称帝时筹安会成员）、章太炎、拉狄克（苏联早期作家）胡适之、张学良。认为这几个人有的勇于认错，可为青年们的模范；有的有时对有时错，可让青年择长去短。（一九三七年四月「晨星」）

三、「憾事杂述」——回忆对于任钧、丁玲、陶行知等三个人的印象，认为他们后期的表现（写作或教育工作）都比较积极，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人生的意义，应该看重最后一段。（一九三七年四月「狮声」）

总之，本书所收的张天白的作品，只是他的杂文的一小部分，也不一定是他的代表作，不过也还可以由此见出他的风格的一斑吧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廿日）

目 次

前言.....	(方修)	1
---------	--------------	---

+ 第一辑 (1934 — 35)

文艺与生活.....	3
标准国语教员.....	5
关于「提倡大众语」.....	7
儿童节琐言.....	9
奇象.....	11
矛盾.....	12
读书无用问题.....	14
论请愿.....	16

第二辑 (1936)

阿比西尼亚永远存在.....	21
糊涂之例.....	23
清末的保皇党.....	25
不要因小失大.....	27
庆祝统一.....	29
	7.

读「文学论坛」	31
文坛十讲	33
文坛余讲	39
论文艺创作两口号	44
读文抄二则	47
理论以外	49
纪念鲁迅先生	52
巴生六工厂参观记	56
长篇创作「浓烟」	62
关于教科书	68

第三辑 (1937)

「落选」的话	73
皮毛杂讲	75
谈应酬	78
挂象史观	81
「人遗弓」杂耍	84
募集鲁迅先生事业资金	87
关于「浓烟」的印度教员	89
由「今人志」说起	91
刊物产量增加的原因	94
强化华侨知识份子抗敌问题	97
前方比后方需要急切	100
华侨急切的救亡问题	103

论历史小品·····	106
一九三七年之中国文艺界·····	108

第四辑 (1938 — 40)

希望郭沫若做好人·····	117
不放过纠正机会·····	120

〔附录〕郭沫若是不是好人？（南庐主人）

马华文艺界涣散性的补救·····	126
马华何以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129
出版、批判及选择·····	131
旧形式的利用与限制·····	134
动员民众在军事上的重要·····	137
马华救亡运动之现实问题·····	139
停止磨擦的呼吁·····	141

第一輯

(1934 — 35)

文艺与生活

文艺不但是时代的反映，而且是生活的写真，离开了生活，是没有文艺价值的。文艺简直是生活的儿子。

表现生活的内容，不能狭隘地将它限制，只要意识是正确的。各个社会阶段各种各式的经济和政治，一样是旧有制度的丑恶，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实际行为表现出来，它们的丑恶便永远不能在文艺中暴露出真相。因此，文艺的题材是广泛的，只有广泛的多方面的描写，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才能在全社会生活中认识正确的出路。

我们根本否定尾巴主义的见解，说是：只有平民阶级自身的写作，才是真正的文艺领导。目前的平民阶级，根本自身便没有领略文艺的机会和可能，但是，文艺的发展已经是不能掩饰的事实。文艺的真价，决定对于平民大众的意识，并不限于平民自身的写作和内容。否则，便是否认文艺对于社会的领导，把文艺的社会效用一笔勾销了。

真正的文艺领导，应该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内容和写作，只是文艺理论的最高原则，只在没有阶级之后文化水准一致提高的平民大众的世界里才可以见到。这和「安那琪主义」一样，没有过渡现实的时代，一味幻想最高原则是无用的。

文艺是现实，不是空想，文艺的内容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不

是社会生活的「小国」，文艺不能徒然幻想空虚的天国，应该肯定社会进化中自身责任的历程。

（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廿二日「晨星」）